八編類纂

四十七

臣類

加3
1717
77-47

加
號 1717
卷 77-47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絳 守成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鐐誅憲宗將輦取其訾絳與裴垍諫曰鐐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悉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褒饋餉絳請

付度支鹽鐵急遽以免遺息取求之弊光琦因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邪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遵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

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撰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泰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

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吏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絪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絪絳爲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詛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險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電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今又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上欲華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絪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

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結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深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論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

于反掌故詔諫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
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
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
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
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
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謀之以其
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
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
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
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
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
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覦其爲憂患可勝道哉
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
臨事圖之於今用兵恐未可大平之業非朝夕可致
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
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
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師今正其時萬一不從
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
脫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
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

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詰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篙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李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貞定。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李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遠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

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埽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況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埽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六月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此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逾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聽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初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敕。承璀果無功還。如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于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

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錄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蒞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廸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爲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詔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廸簡以帑廩置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廸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勉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猥積、有怨嗟之思、當大出之以省輕費、領南之俗、鬻子爲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禁止、帝皆順納、帝嘗畋苑中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惟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邪對曰

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日可致治豈借賢異代
治今日之人哉天下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
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
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
官而辯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
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
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慁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
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
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
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即答曰凡

出瓘相絳乃有爲之

方鎮有地則有賦或畜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謂
陛下謹出納烏有羨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進官物
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矍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
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瓘寵方盛忌其進
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瓘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
郎平章事封高邑男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
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瓘李吉甫欲自
托於承瓘瓘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
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
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

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
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丸州之人、偶
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
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
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
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趨義方之官、
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
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
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燃、因以爲安、其憂如
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
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
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銳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
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
賜醍醐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
上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
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
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
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
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
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

如明鏡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當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隣道所蠭粉矣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于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

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唯。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移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

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曰靡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強者果何益乎。鄆蔡恒遣游客見說興百方。興終不聽。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

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邪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搆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曰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解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

果鋭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何所益乎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邪祐甫曰所問常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願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確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

以接聞屬之宰相

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曾當加校閱會絳罷相而止。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治生于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縱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過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能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祚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旨詔閱良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邪。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冊王等無侍者。此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

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主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上謂宰相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奸諱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猶諫不願移于言官法亦不少貸

絳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絳雖去任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茂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堪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璀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

何如勿遣

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鷄戶
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田獵有詔澤潞太原天
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
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簿其恩議者不直
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帝數游畋絳率其
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
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
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賢太分屢爲讒邪所
中御史中丞王璠遏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
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
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
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罷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徃赴不
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
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
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
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殺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
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
徒謚曰貞贈禮甚厚景延亦贈官錄一子大中初詔
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烟閣絳在焉絳所論事
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亦見募兵之害雖賢相不免

杜兼佐相人奇

唐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眞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也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強制之仲舒等爲俳說庾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

曰勅邪。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簡

唐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杜陵人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鄜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啜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之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縦自代及爲右補闕縦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私）

爲補闕貫之與崔群持不可、撝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他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陰子補齊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汗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儒等策獨署奏出爲巴州刺史、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

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爲息常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諫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于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

當時藩鎮只不宜激之使合諸公措置不出乎此

裴晉公謂諸將不併力以此

誡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奸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搆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數請罷兵。故罷爲吏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使。時國用不足。遣監鐵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异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垍子持萬緡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

唐制誥之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德裕　守成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

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焉挾宦人詗禁中語闚託
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
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
他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
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
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儒李宗閔對直言策煽詆
當路條失政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
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
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
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誅
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
樹黨乃出德裕爲漸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
牛李之憾結矣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
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論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
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救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
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
四百舍寇無所庇蔽敬宗立詔漸西王脂盬緡具德
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
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瘵之
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

于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示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麪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它又詔索盤絲綾綺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沈梁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撥鏤牙筯于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令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絲掬豹文彩惟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尼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三

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剔髡規影徑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數遊幸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其一曰霄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珍惎也四曰訥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辯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嶷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帝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傚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輒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誑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孤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德裕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林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由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鄂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頴而郭釗

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
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
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皐招來南詔復嶲州傾內資
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皐啓戎資盜其策非
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
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子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
能剏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
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
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
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

戰者。廢遣獠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
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縣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
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
雄邊子弟、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
城、以控榮經特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
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蜀人多鬻女爲人妾、
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
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
風大變、於是二邊寖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
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

國東北踰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人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薄不三月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何況天子乎命返悉恒謀干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恒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坐論李訓鄭注爲李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搆逐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言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寖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豎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

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
言開元初宰輔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
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
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德裕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
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
之路初河隴盡汲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
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
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于西邊更無虞于南
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畧河湟須
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熟而還城
堅率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
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
入國皆願内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
須抽歸可減入處鎮兵空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
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
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
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恐以三百餘
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荅詔嚴切竟令

執還體備三木與於竹眷及將就路寃呼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于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奬忠蒐各加褒贈詔贈悉恒謀右衛將軍時帝數出畋遊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于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以深察古誼母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願節田遊承天意尋冊拜司空是時擊敗回鶻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調稹稹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戴義皆超拜保傳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于趙冢孫寬中始生宇曰三趙意傳嫡不及支度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常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

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戒以明
刑孰敢哉上善之上問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
不測外人頗驚懼鄉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
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
者不驚則爲寬矣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以爲后
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帝
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與顏回子貢相稱譽不爲
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相稱譽不爲
朋黨禹稷皐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
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
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
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
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
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
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
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
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
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
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杜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
軋故朋黨始于牛隴二部及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

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惟行仁義令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宄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太和後風俗寖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靜令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宅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嘗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

中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上性豪邁尤所不
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
詔稱皇子幼冲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爲皇太叔更
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勾當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
極殿帝遲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
髦髮爲森豎聖日罷爲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
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
斥德裕陰事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
殺吳湘事而御史中丞魏扶等言紳殺無罪德裕狥
成其冤至於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
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
山尉懿宗時以赦徙邵州餘子皆從坐貶所後詔追
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
年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
室不令出閤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鄴
侯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
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
者因聚于內宮故也陛下誠因册太子制書聽宗室
年高屬使俱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
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

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縣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賜弘逸季稜等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

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愼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

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
朕繼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李稜志在陳王嗣
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
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鄙使安
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
辨。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恩入侍月餘以
此得逼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
二使吏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珏爲昭州刺史裴夷
直爲驩州司戶七年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
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朕

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中書舍人張
元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
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
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
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以仲方爲賓客
分司出楊虞卿張元夫爲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
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
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夏六月以工部尚
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
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

不做美官何黨之有

以此爲正

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
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
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爲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
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
矣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
即時入朝時楊州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
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
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
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拾遺令狐綯
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先是

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
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以宗閔爲湖
州刺史四年以李紳克淮南節度使德裕怨僧孺宗
閔不已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
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
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
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
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
遣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

呂述與德裕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貶僧孺循州刺史宗閔長流封州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爲太子詹事德裕以諫議大夫柳仲郢爲京兆尹仲郢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德裕秉政日久好狥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繼相宦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六月上崩以李德裕攝冢相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始聽政以德裕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政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初上閒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以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未幾再貶崖州司戶三年崖州司戶李德裕卒是時牛僧孺徙汝衢二州遷爲太子少師卒

初幽州裨將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儀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

廷遣使賜詔常大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謙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浹事人心向之鼎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絳復邪之今許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

此時關內反仰給關外

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嫣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脇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太和中宣武缺帥議徙劉從諫于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便與山東連結帝以爲未可乃止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卽位從諫

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縱諫尋薨稹秘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遣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已又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稹又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論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之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眞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脇朝廷今垂死之除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見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

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
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
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
鎮攻之兼令偏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
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
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
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其
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
輔軍之勢但能顯立攻效自然福及後昆上臨朝稱
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
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
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從諫所欲突入兵馬使董可
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直數千緡
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
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
河朔事體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
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
恭陵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稹
不從丁亥以忠武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王宰
爲忠武節度使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

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易至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兵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聲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懾以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潤。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晉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朔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壘稱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望天井之口。高壁深軽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甲宣潤二千磐手由絳州路直東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洛亦頗采牧言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穎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于救死耳非素心狥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穎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是時河陽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劉沔步騎三千守芒車關步兵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制削劉從諫及子穎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册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詔元逵等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七月上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

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鄚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糌一糌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指令元逵取邢州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又請益兵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撓頓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宣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少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其纍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沔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遏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

以疑誤官軍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
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
要地耳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
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德裕上言忠武累
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賜弘
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閫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
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假徑魏博直抵磁州
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
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王茂元爲賊將
薛茂卿大敗于科斗店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
斬
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
取上亦疑之以問德裕對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
猶五攻昌覇四越巢湖況其下哉小小進退兵家之
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
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
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
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趨磁
州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
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還保懷州臣竊見元
和以來諸賊常伺官軍弱寡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

支然後併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閉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禎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晏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共處河陽非宜德裕等奏茂元習史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禎檄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河陽王茂元卒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

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兼領河陽恐其不愛
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
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
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州隸
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
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
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以石雄代李彦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
潞州仍分兵翼城以備侵擊石雄受代之明日卽引
兵踰馬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
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甚喜十月臨朝謂宰
相曰雄眞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
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
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皁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
依士卒俱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
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
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
其以私憾敗事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荆南李石爲
河東節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
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
（內潰）

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遁走宰遂焚大小箕林茂卿拊膺頓足而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召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將軍賈郡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欵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欵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使內變自生上從之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

詔河東以兵三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戍卒至大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綿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巳綿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巳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四年春正月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李石奔邠州弁據府庫使其姪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

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可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卽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其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

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禎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禎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降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兵用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general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上與宰相議太原事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趨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

爭功恐其不戰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
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
日且賂之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
衆中大言相公須早遣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
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
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
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
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
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綃一疋無從可得故致此
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因奏稱楊弁微賤決
不可怒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成榆社者聞
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
義忠自取太原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呂義
忠奏克太原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
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
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
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上
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共進兵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
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趨磁州而弘敬出師遣
客軍取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

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兵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以義成劉沔爲河陽節度使七月上與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蠶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以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兩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四年閏月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連容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拙諸處兵聚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兩月又偷兵諸屯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

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乏食令婦人接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將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勝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洛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

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儒弱抑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憂稹將改其弟問與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洛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安玉言其有二心稹召之釗辭以釗洛水未立少功實所懸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造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佔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佔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怛怛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容以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

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軍士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劍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若何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路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慮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誼令稹所親重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如何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

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盡殺之、凡軍中有少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于王宰宰以狀聞、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留後、但遣盧弘止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駑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宗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是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領昭義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

賞郭誼既殺稹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伸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帳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槊黠拒官軍者悉械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挫之初德裕以韓全義淮西之敗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獎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窟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方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五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

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

詔以澤州隸河南節度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治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并露之變王涯子羽賈餗子庠奔劉從諫至是已爲郭誼所殺德裕復上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

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常無禮於王元逵者、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内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十二月以忠武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石雄爲河陽節度使、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帥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德裕奏請詔河東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爲、皆從之、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論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於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

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
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回鶻自開成
時國亂爲其渠長黠憂斯所破會昌後可汗挾公主
牙塞下種族太飢以弱口重器易粟于邊退渾党項
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
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來歸未
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
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
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
虜之常態就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

勁虜研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于是貸粟二
萬斛會回鶻王子嗢沒斯殺回鶻相赤心降于田牟
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請籍兵復故地又請
且借天德城以居公主帝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
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
武一城前代未有比止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
亦須且干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
須應接必無所吝二年二月河東符澈修杷頭峯舊
戎以備回鶻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
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五月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

沒斯等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茜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時烏介衆雖衰羸向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閻門山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于比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嗢沒斯入朝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八月可汗師衆過杷頭峯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門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詔發陳許徐汝襄州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嗢沒斯姓李氏名思忠上賜可汗書諭以自爾國爲黠戛斯所破求投境界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

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于迎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木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黠戛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于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

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德不在懷戎子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冬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氷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于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兵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群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亟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

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
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
面招討使皆會于太原令汚屯鴈門關初奚契丹韃
靼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謂唐事張仲武遣
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畫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一云
仲武被回鶻得室韋妻子室韋以金帛羊
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
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
四十里劉汚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
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
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

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
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十月上遣
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
割愛降婚義寧國家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
回鶻所爲甚不得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
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后之慈愛爲其國
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
已後不得以姑爲詞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以
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謂與思忠俱進十二月德
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三年正月回鶻烏

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寨見穹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北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使從相保駐軍勿動雄乃鑿城爲多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時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鎗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初回鶻入大同川

至雲州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把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尔得健將出奇奪還之我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畧授劉沔至是石雄以捷聞二月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且言攻取安西北庭并求冊命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取安西北庭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縣河西

隴右。抵王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謂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二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遣及

唐天子借可汗二字

而宋至稱臣不惜何陋也

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亦可汗

三月。以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

可汗既與爲怨須盡殲夷僛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加使冊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心須卿自爲之黠戛斯遣使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詢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候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於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詢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燒滅望遣職事中使賜仲武詔諭已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初回鶻爲石雄所破可汗收餘兵往依黑車子初從

可汗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饑寒瘡夷
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破即殺烏介帝以回鶻平詔
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誇後世策黠戛斯爲宗英
雄武誠明可汗党項寇鹽州以武寧李彥佐爲朔方
靈鹽節度使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
不可不爲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剽掠于此則亡逃
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馳馬不爲擒送以此無由禁戢
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爲一鎮專領党項
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使臣
爲之副居于夏州理于詞訟庶爲得宜乃以兗王岐
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
丞李回爲安撫党項副使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
鎮百姓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沈倫 守成

沈倫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咎居潤與倫厚善薦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忠許宋三鎮皆置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太祖代周自宋州召爲戶部郎中遷爲陝西轉運使先是王全斌與諸將入成都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疏食有以珍異

奇巧物爲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置判三司事先是倫第痺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亦多）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案圖督工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開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初有司議謚倫曰恭惠子繼宗上言曰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即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祗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案謚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政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恥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既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

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謚如唐相
温彦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竇易直之公舉無避
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
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案謚法道德博聞
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寛不慢廉不劌曰文堅強不暴
曰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備治
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不謂
然蓋行義有所未充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
子孫許其爲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虚器而彰
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

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奮跡
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爲謚允合國章至于集賢國史
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臣
如故從之

宋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昉在周朝知開封府
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
貶道州司馬徙延州別駕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
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
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太平

宰相之福　能受盡言

與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相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四年昉罷復相蒙正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諷百官曰君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昉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昉政記進御自昉始嘗久雨不止盧舍多壞太宗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一服快藥）豈知野有餓殍乎。

昉等懼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昉常期王旦爲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卒謚文正公

宋宋琪

宋琪字俶寶幽州冀人少好學幽帥趙延壽辟爲從事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仕宋皆表爲從事宋乾德四年召拜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閬州開寶九年爲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大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留判三司勾院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普出鎮南陽琪拜平章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季昉宋琪請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廉耻之道卿勿多辭也雍熙二年罷守本官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群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覇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葢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于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

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則槍弩步隊、寔王師備禦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溝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過西衝、曾塹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過此是新州嬀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遶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壓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淡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入軍、聞勦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霄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

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當
懷骨骸之恨、勃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勉事契丹、
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留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陀
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
王師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
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藩部之心願報私憾
契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
嫡、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
竭赤心、永服王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于燕境
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
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于本川、此人生長塞垣、諳
戎事、乘機戰鬭、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爲外臣、
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
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遍柳城遼海、編戶數十
萬餘、耕墾千里、既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
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
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
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窃知藩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
上奏曰、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
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

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排
穩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于
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于會合
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
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
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
統前軍以遏侵軼只于天雄軍那洛貝州以來設掎
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荄已
朽番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營陣之
法以十萬人爲率前陣二萬人後陣八萬人後陣與
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布常山之勢或前陣擊破寇兵
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
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掎戎
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虜酋多計練點而無勝晉軍
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常爲張彥澤之所
誤疏奏上頗採用之淳化五年李繼隆爲都部署以討之珙上言石晉長興四年夏州
李仁福死有男奫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
與李奫超換鎮奫越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
樂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

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利臣又聞覓項號爲小蕃非是一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于速鬬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彊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餱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審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雪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爲己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于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撫慰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卒謚惠安

朱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遍判昇州陞辭有言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

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蹟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入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干理者則悏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也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事監脩

國史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受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效于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懼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揲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

聞者歎服淳化中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目益諸子冲幼未能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

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成性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邪於是右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閤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皇太子、詞意狂率、上怒甚、將加竄殛、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荷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熠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去趙韓王之一兄無後宜其改改于黃老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卿何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蒙正擢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眞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

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六年封許國公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曰扈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太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後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令報之爾上命復紳官蒙正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辯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

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多稱職者以此

宋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

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古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士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通判衡州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祕書丞忻州新下命知

州事明年召還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宋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寘之法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召還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是時齊賢言事頗忤上意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妹婭以請于沆沆爲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

召見詰責、延德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
責罷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
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
時毋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
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
器終喪止食脫粟飯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平章
事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爲大臣、何以
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齊賢罷守本官、四年
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齊
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

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蕃部大族首領、
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
恩信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臣
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柬本城等軍、
更得三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
則我歸、東備則西繫、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
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
春、于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
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
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

旦暮用兵。斷彼貢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鄯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丰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積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今若能增益守兵

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窮于理。命司門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

舜賢遷才非相才

駕景德初起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隆麟府州界入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奬未厚消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地數年之間靈州始爲吞噬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兵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繼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志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仄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

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謚文定

宋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端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千牛備身太祖即位遷知浚儀縣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販商州司戶參軍遷考功員外郎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閤時拜右諫議大夫許元王僖尹開封又爲荆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賴內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即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群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饑寒爲請至端即奏曰臣前佐奏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

退善否苟得賴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可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是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死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端歷

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奬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由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開奏端愈謙讓不自當至道初太康縣獲玄兎以獻呂端等曰玄北方之色兎卽陰類中國陽也將有夷狄解辮受冠帶於闕下昭邦家之慶以致太康耆乎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

過相幕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
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
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
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
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
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大舉大事不顧其
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
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寇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
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
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生死之

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
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
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眞宗爲太子端日與太子問
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
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
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
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太子入侍太宗崩李
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閤檢
太宗先賜墨詔遂鑌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中
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

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眞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且除名流潯州籍其家貲眞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祀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卒年六十六謚正惠

宋李沆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沆少好學器度宏遠舉進士甲科通判潭州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除右補闕知制誥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未幾知河南眞宗升儲遷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眞宗即位參知政事咸平初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眞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

勞久之累加尚書右僕射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閿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眞姦邪是也眞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上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

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時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還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

駙馬求相　密啟多則亦無大用　處沆所以獨否

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弁○民以弁地歸如此則開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即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爲相遽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生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旦名言法言苦言危言三復三復

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隆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

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勉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都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

實無事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息備具或狥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往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即位詔配享眞宗廟庭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廳事

不惟作將相即倣文字亦宜如此

已寬矣。至於垣牆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陋。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沆與諸弟友愛尤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沒後。或薦梅詢可

此謂得者

用。眞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吾子。其信倚如此

宋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進士。通判吉州。代還。爲著作郎。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入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不通）獨不受。尼道安搆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既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荊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

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
密直學士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
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榷務以賄敗發書歷
詰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
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
之云其書尋納筒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
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
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
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
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眞宗咸
平初拜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
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使發
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
四年以李官同平章事景德初夏州李繼遷兵敗爲
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日
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
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安撫使俄遷京兆是
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
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雟有告禁卒欲倚
雟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

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儛入先馳騎于中門外後召至墀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蕃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乃以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五年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闔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嗟嗟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庵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帝親臨哭之慟贈中書令謚文簡